



“夜来一笑寒灯下，始是金丹换骨时”

“欲换凡骨·金丹书法篆刻展”在江苏省美术馆开幕



金丹

1966年5月生，江苏扬州人。文学博士，南京艺术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书法系主任。教育部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评审专家。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委员，西泠印社社员。江苏省书法家协会理事，江苏省篆刻研究会副会长。

1988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首届书法专业，1998年先后攻读硕士、博士学位，导师黄惇教授。书法作品多次在全国重大展览中入选和获奖。书法创作之外，致力于书法史论研究，论著获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（理论奖）一等奖、西泠印社当代篆刻学术研讨会一等奖、教育部第五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（人文社会科学）优秀成果奖、江苏省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、江苏省文联授予“江苏省艺术成果奖”等。先后在专业学术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，出版著作10余部。2006年起在江苏教育电视台主讲《走近书法》栏目。《中国书法》《中国书画》《中华书画家》等专题介绍。



金丹书法篆刻展开幕现场



金石寿 篆书横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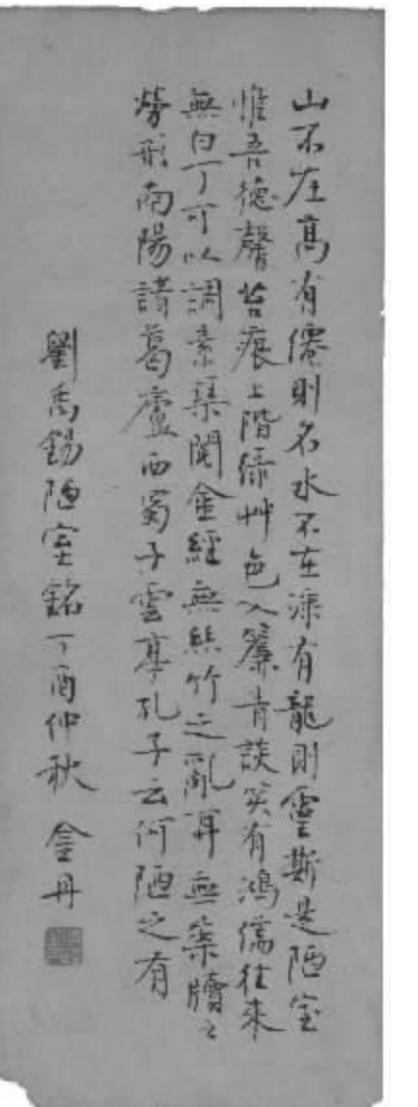
竹解心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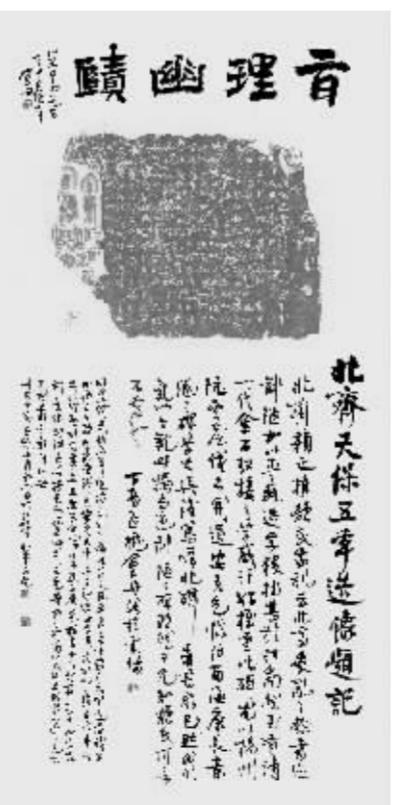
欲换凡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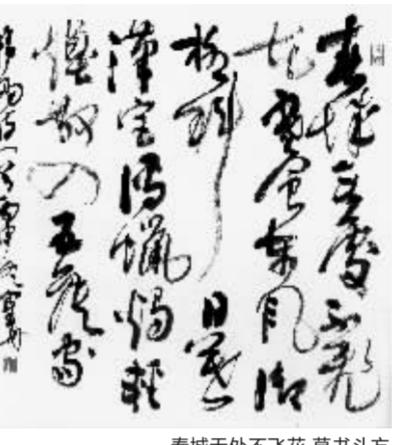
旨理幽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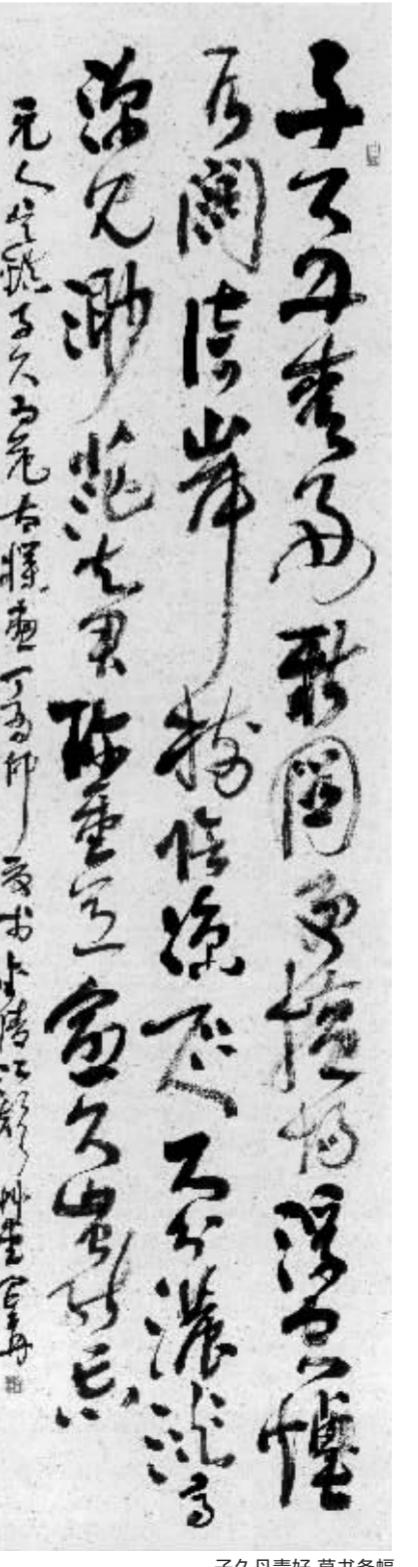
陋室铭 小楷册页



北窗



春城无处不飞花 草书斗方



子久丹青好 草书条幅

序 □黄惇

当你走进这个展厅，沉浸在金丹书法篆刻作品的浓郁氛围之时，一定会想起一句耳熟能详的诗句：“世人尽学兰亭面，欲换凡骨无金丹。”这诗句出自宋代书家山谷之手，后面还有两句：“谁知洛下杨风子，下笔便到乌丝栏。”原来，诗是赞美五代书家杨凝式的。意思是说一般死学《兰亭序》面貌的人，以为苦学《兰亭》，便似得了仙药金丹，可以脱去凡骨，然而却转去远转，只能得其皮毛而已。而杨风子得其神髓，若即若离，离合之间，下笔便到了《兰亭》的境界。以后“无金丹”之说竟成了书法学问中的一个典故。换言之，得皮相者无金丹，得神理者有金丹。董其昌尝言：“右军以后，杨景度深得神理，唐人以密伤韵，以媚伤骨，去晋法远矣。”

不过，在这里却有了位真实的“金丹”。因为他从小热爱书法，所以这首诗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人生轨迹，并由此走上追踪前贤而发愤成为书法家的道路。80年代末他考入南艺书法大专班，再数年考上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。十几年后，他已成长为南艺美术学院书法系主任、教授、博导。“看似寻常最奇崛，成如容易却艰辛。”这些年中，他多次在全国书学讨论会获奖和获得中国书法兰亭奖、理论奖。他关于清代碑派书家阮元、包世臣、康有为的学术研究深入系统且具有批判色彩，在书史学和印学史的许多领域也多有发现和阐述。不用说，若非学术界公认，是无法获得中国书法兰亭奖、理论奖一等奖的。

我是金丹的老师，我知道学术成就并非是他的全部。在书法篆刻的创作实践中，他也一样胸有成竹，并因此成为

他学术研究的重要支撑。这个展览正是金丹展示给人们的另一面。请看其草书如急雨旋风，其楷书如谦谦君子。激越时散锋破毫皆成佳构，沉静时长篇千字精气贯一。你或许能看到王羲之、王献之、杨凝式、王铎、傅山等多家的影子，却又不似之似，混融无迹。所谓妙在能合，神在能离。如老米之“集古字”、禅家之“百衲衣”。他的篆刻亦能自成家数，平正中寓奇崛，石痕外见笔意，取法与无法都能得心应手。闻其一日能刻数十方印，此速令我感叹不已。

金丹为人沉默寡语，同学朋友聚会，酒酣耳热时相与剧谈争辩，不太会听到金丹的声音。然若在讲台之上或学术研讨会上发言，他则铿锵有力，条理清晰，多一句废话也没有。不鸣则已，鸣必如惊地有声。然以我察之，沉默寡言只是他的外表，内心则有热血奔腾的另一面。前者理性，长于思考可作学问；后者感性，长于艺术创作之才。两者合二，如鲲鹏二翼，可高翔远飞。古贤云：“默如雷”，又云：“沉默是金”。用之论金丹和他的书印，君看是否恰到好处？

进入壮年的金丹，正蒸蒸日上，在书印的风格形成与变化上，都有着许多上升的空间。如今之书坛喧嚣尘上，热闹非常。凡有志于此者，都知道宁静致远的道理，金丹有今日之成就即在懂得静默的意义，更知道无数个寒灯下苦读的价值。但是，还有未来，是金丹在尘埃中总会发光，因此将今日之展览当作人生里程的一个起点，是最好的选择。于是，我想到了陆游与黄山谷那首诗作典写的另两句诗：“夜来一笑寒灯下，始是金丹换骨时”。

丁酉中秋于锺山南麓

自序 □金丹

予髫龄学书，初无师承，后得广陵乡贤何雪庐先生启蒙，初学颜平原，继学褚河南，再学虞永兴，又于《集王圣教序》学之最久。予少时临写，横斜曲直，无不肖似，颇为自得。雪庐先生年届耄耋，循循善诱，而予少不更事，未得其解，某年先生八十，予十八。弱冠后负笈金陵黄瓜园，师事黄惇先生，后又二度、三度随先生游，染濡至深。秦汉碑版、晋唐法帖，明清墨迹皆所涉及，遍临王右军、李北海、杨景度、米南宫、王觉斯诸家。先生于书印一道常有惊人语，予于书学始有大进，知学古人书法以形似为能，当妙在能合，神在能离。夫学之通蔽、书之雅俗，皆豁然有会，尤以书史之变、书风之别，了然于胸，学书之路明矣。

翰墨者，乃昔贤之馀事，今人之专艺，虽时代不同，体用略异，然其不同于他艺，若徒以造型目之，则书道微矣。书道之妙，在独抒性灵；书史之奇，在人古出新。入古者，变之途；出新者，变之机，然变者即解放也。予今于书，欲新而不故作新，欲变而不强作变，而求心忘于笔，手忘于书，心达情，书不忘想，何其难

哉！东坡云：“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，采色绚烂。渐老渐熟，乃造平淡。”予人书未老，正求绚烂之时。予于书法篆刻一道，虽无所成，但不俗、不俗、不邪，此正思翁论画关捩。篆刻二字，壮夫不为，予漫于秦玺、汉印有年，又于汉金文中得法，尤笃嗜吾乡吴攘翁，篆刻力求刀笔互见、平中见奇。

黄山谷诗云：“世人尽学兰亭面，欲换凡骨无金丹。谁知洛下杨风子，下笔便到乌丝栏。”予极喜其诗，尤于杨少师心慕手追。予虽有成仙之名，却愧无换骨之才。董思白评此诗云：“山谷语与东坡同意，正在离合之间，守法不变，即为书家奴耳。”诚然，翰墨之道，良工心苦，骨虽凡，然欲换，予当以此为座右。

四十年来妄学书，未知纸笔费几何？时有废纸数十，仅得一纸，知书必资神遇，而不可力求也。今聚书印作品近百件，皆近作也，小不盈尺，大逾寻丈，虽未能尽抒己意，然一时之迹，亦真实不虚，情之所钟，兴之所至，不计工拙，以大方之家教我。丁酉仲秋于金陵江声草堂